歐陽修集/卷0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外集卷十三 ◄

歐陽修集
居士外集卷十四

► 居士外集卷十五

記二十首

【河南府重修使院記〈明道元年〉】

郡府統理民務，調發賦稅，稽功會事，事無不舉，代君理物，政教係之。漢承秦餘，精意牧民之官，置部刺史以督察，出御史以監掌之。太守二千石，莫不盡誠率下奉上。李唐酌用舊典，使天下以大權小。故有州、有府，刺史專守理所，大鎮觀察旁郡，後增置胥吏、史以總治諸州，繩寬刺善，理務祥焉。府之有使院也，厥惟尚矣。

皇朝政教清明，制度適中，雖鎮守自占，總領委於均輸，惟使幕置吏，用而不革。洛都天下之儀表，提封萬井，隸縣十九，王事浩穰，百倍他邑，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。彭城相居守之明年，若曰：「政教之廢興出於是，官吏之緩猛係於是，義不可忽。」始謀新之。乃度地於府之西偏，斥大其舊居，列司存整按牒，以圖經久之制。夏某月，工徒告成。製作雖壯，不逾距；官司雖冗，執其方。君子謂是舉也，得為政之本焉。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！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，且誌歲月也。

【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〈明道元年〉】

河南自古天子之都，王公戚裏、富商大姓處其地，喜於事佛者，往往割脂田、沐邑、貨布之贏，奉祠宇為莊嚴。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台屋瓦，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，

若弈棋然。及汴建廟社，稱京師，河南空而不都，貴人、大賈廢散，浮圖之奉養亦衰。歲壞月{隨汆}，其居多不克完，與大遊台、釣池並為榛蕪者，十有八九。

淨垢院在洛北，廢最甚，無刻識，不知誰氏之為，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。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，禱雨九龍祠下。過之，歎其空闊，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。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，於是規其廣而小之，即其舊而新之。即舊焉，所以速於集工；損小焉，所以易於完修。易壞補闕三十六間。工既畢，宋卿願刻於石以紀。夫修舊起廢，田彭城公賜也，且誌其復興之歲月雲。從事歐陽修遂為記。

【陳氏榮鄉亭記】

什邡，漢某縣，戶若干，可征役者家若干，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，其豪又若干。縣大以饒，吏與民尤驁惡猾騎，善貨法，為蠹孽。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，皆遠客孤寓思歸，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。居官既不久，又不究知其俗，常不暇刂剔，已輒易去。而縣之大吏，皆宿老其事，根堅穴深。為其長者，非甚明銳，難卒攻破。故一縣之政，吏常把持而上下之，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，以能接見官府、知己短長以讒之為己病也。每儒服持謁向縣門者，吏輒坐門下，嘲咻踞罵辱之，俾慚以去。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，羅中以法，期必破壞之而後已。民既素饒，樂鄉里，不急祿仕，又苦吏之所為，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遊者。其好學者，不過專一經，工歌詩，優遊自養，為鄉丈人而已。比年，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，而什邡獨絕少。

陳君，什邡之鄉丈人，有賢子曰岩夫。岩夫幼喜讀書為進士，力學，甚有誌。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，出入閭閈必鄉其服，鄉人莫知其所為也。已而州下天子詔書，索鄉舉秀才，岩夫始改衣，詣門應詔。吏方相驚，然莫能為也。既州試之，送禮部。將行，陳君戒且約曰：「嘻！吾知惡進士之病己，而不知可以為榮。若行幸得選於有司，吾將有以旌誌之，使榮吾鄉以勸也。」於是呼工理材，若將構築者。明年，岩夫中丙科以歸。陳君成是亭，與鄉人宴其下。縣之吏悔且歎曰：「陳氏有善子，而吾鄉有才進士，豈不榮邪！

岩夫初為伊闕縣主簿，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，嘗語予如此，欲予之志之也。岩夫為縣吏材而有內行，不求聞知於上官，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，然卒亦不及。噫！岩夫為鄉進士，而鄉人始不知之，卒能榮之。為下吏，有可進之勢，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幹其上，其守道自修可知矣。陳君有子如此，亦賢丈人也。

予既友岩夫，恨不一登是亭，往拜陳君其下，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。又嘉岩夫之果能榮是鄉也，因以命名其亭，且誌之也。某年某月，歐陽修記。

【遊大字院記〈天聖九年〉】

六月之庚，金伏火見，往往暑虹晝明，驚雷破柱，鬱雲蒸雨，斜風酷熱，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，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。

春筍解籜，夏潦漲渠，引流穿林，命席當水，紅薇始開，影照波上，折花弄流，銜觴封弈。非有清吟嘯歌，不足以開歡情，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。

太素最少飲，詩獨先成，坐者欣然繼之。日斜酒歡，不能遍以詩寫，獨留名於壁而去。他日語且道之，拂塵視壁，某人題也。因共索舊句，揭之於版，以誌一時之勝，而為後會之尋云。

【伐樹記〈天聖九年〉】

署之東園，久莽不治。修至，始辟之，糞瘠溉枯，為蔬圃十數畦，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。春陽既浮，萌者將動。園之守啟曰：「園有樗焉，其根壯而葉大。根壯則梗地脈，耗陽氣，而新植者不得滋；葉大則陰翳蒙礙，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。又其材拳曲臃腫，疏輕而不堅，不足養，是宜伐。」因盡薪之。明日，圃之守又曰：「圃之南有杏焉，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，其下之地最壤腴，以杏故，特不得蔬，是亦宜薪。」修曰：「噫！今杏方春且華，將待其實，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邪？」因勿伐。

既而悟且歎曰：「籲！莊周之說曰：樗、櫟以不材終其天年，桂、漆以有用而見傷夭。今樗誠不材矣，然一旦悉翦棄；杏之體最堅密，美澤可用，反見存。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？」

他日，客有遇修者，仆夫曳薪過堂下，因指而語客以所疑。客曰：「是何怪邪？夫以無用處無用，莊周之貴也。以無用而賊有用，烏能免哉！彼杏之有華實也，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，幸矣。若桂、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，蓋有利之者在死，勢不得以生也，與乎杏實異矣。今樗之臃腫不材，而以壯大害物，其見伐，誠宜爾，與夫才者死、不才者生之

說又異矣。凡物幸之與不幸，視其處之而已。」客既去，修然其言而記之。

【叢翠亭記〈明道元年〉】

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，而洛陽天下中，周營、漢都，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，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，以壯萬邦之所瞻。由都城而南以東，山之近者闕塞、萬安、轅轅、緱氏，以連嵩室，首尾盤屈逾百里。從城中因高以望之，眾山逶迤，或見或否，惟嵩最遠最獨出。其嶄岩聳秀，拔立諸峰上，而不可掩蔽。蓋其名在祀典，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，其秩甚尊，則其高大殊傑當然。城中可以望而見者，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。巡檢使、內殿崇班李君，始入其署，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，治亭於上，敞其南北向以望焉。見山之連者、峰者、岫者，駱驛聊亙，卑相附，高相摩，亭然起，匝然止，來而向，去而背，傾崖怪壑，若奔若蹲，若鬥若倚，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，皆可以坐而數之。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，遂以叢翠名其亭。

亭成，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，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！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，因求修辭而刻之云。

【非非堂記〈明道元年〉】

權衡之平物，動則輕重差，其於靜也，錙銖不失。水之鑒物，動則不能有睹，其於靜也，毫髮可辨。在乎人，耳司聽，目司視，動則亂於聰明，其於靜也，聞見必審。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，則其心靜，心靜則智識明，是是非非，無所施而不中。夫是是近乎諂，非非近乎訕，不幸而過，寧訕無諂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。

予居洛之明年，既新廳事，有文紀於壁末。營其西偏作堂，戶北向，植叢竹，辟戶於其南，納日月之光。設一幾一榻，架書數百卷，朝夕居其中。以其靜也，閉目澄心，覽今照古，思慮無所不至焉。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。

【明因大師塔記〈明道二年〉】

明因大師道詮，姓衛氏，并州文水縣民家子。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，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，壽五十有三年。始為童子，辭家人，入洛陽妙覺禪院，依真行大師惠璿，學浮圖法。咸平五年，始去氏，削髮入僧籍。後二十四年，賜紫衣，遂主其眾。又四年，賜號

明因，兼領右街教門事。凡為僧三十有一年。卒之明年，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。

始道詮未死時，予過其廬，問其年幾何，曰五十有二矣。問其何許人也，曰本太原農家也。因與語曰：《詩·唐風》言晉本唐之俗，其民被堯之德化，且詩多以儉刺，然其勤生以儉嗇，樸厚而純固，最得古之遺風。今能言其土風乎？其民俗何若？信若《詩》之所謂乎？《詩》去今千餘歲矣，猶若《詩》之時乎？其亦隨世而遷變也？」曰：「樹麻而衣，陶瓦而食，築土而室，甘辛苦薄滋味。歲耕日積，有餘則窖而藏之，率千百年不輒發。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，至今而不變也。」又言：「為兒時聞長老語，晉自春秋為盛國。至唐基並以興，世為北京。及朱氏有中土，後唐倚並為雄，亦卒以王，既而晉祖又以王，漢又以王。遭時之故，相次出三天子。劉崇父子又自為國。故民熟兵鬥，饟軍死戰，勞苦幾百年不得息。既而聖人出，四方次第平，一日兵臨城門，係繼元以歸。並民然後被政教，棄兵專農，休息勞苦，為太平之幸人。並平後二歲，我始生，幼又依浮圖，生不見干戈，長不執耒耜，衣不麻，食不瓦，室不土，力不穡而休，乃並人之又幸者也。今老矣，且病，即死無恨。」

予愛其語樸而詳。他日，復過其廬，莫見也。訪之，曰死矣，為之惻然。及其葬，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，因並書其常語予者，誌歲月云爾。

【李秀才東園亭記〈明道二年〉】

修友李公佐有亭，在其居之東園。今年春，以書抵洛，命修誌之。李氏世家隨。隨，春秋時稱漢東大國。魯桓之後，楚始盛，隨近之，常與為鬥，國相勝敗。然怪其山川土地，既無高深壯厚之勢，封域之廣與鄖、蓼相介，才一二百里，非有古強諸侯制度，而為大國，何也？其春秋世，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。僖二十年，方見於經，以伐見書。哀之元年，始約列諸侯，一會而罷。其後乃希見。僻居荊夷，蓋於蒲騷、鄖、蓼小國之間，特大而已。故於今雖名藩鎮，而實下州，山澤之產無美材，土地之貢無上物。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，往往皆是，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，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，豈其庳貧薄陋自古然也？

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，能道其風土，地既瘠枯，民給生不舒愉，雖豐年，大族厚聚之家，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，以為歲時休暇之嬉。獨城南李氏為著姓，家多藏書，訓子孫以學。予為童子，與李氏諸兒戲其家，見李氏方治東園，佳木美草，一一手植，周視封樹，日日去來園間甚勤。李氏壽終，公佐嗣家，又構亭其間，益修先人之所為。予亦壯，不復

至其家。已而去客漢沔，遊京師。久而乃歸，復行城南，公佐引予登亭上，周尋童子時所見，則樹之蘗者抱，昔之抱者柈，草之茁者叢，荄之甲者今果矣。問其遊兒，則有子，如予童子之歲矣。相與逆數昔時，則於今七閏矣，然忽忽如前日事，因歎嗟徘徊不能去。噫！予方仕宦奔走，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，幸而再至，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。計亭之梁木其蠹，瓦甓其溜，石物其泐乎！隨雖陋，非予鄉，然予之長也，豈能忘情於隨哉！

公佐好學有行，鄉里推之，與予友善。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記。

【樊侯廟災記】

鄭之盜，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。既而大風雨雹，近鄭之田麥苗皆死。人咸駭曰：「侯怒而為之也。」

餘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，佐沛公至成皇帝，位為列侯，邑食舞陽，剖符傳封，與漢長久，《禮》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！舞陽距鄭既不遠，不漢、楚常苦戰滎陽、京、索間，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，故廟而食之，宜矣。方侯之參乘沛公，事危鴻門，振目一顧，使羽失氣，其勇力足有過人者，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，宜其聰明正直，有遺靈矣。然當盜之俅刃腹中，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？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，以騁其恣睢，何哉？豈生能萬人敵，而死不能庇一躬邪！豈其靈不神於禦盜，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！風雷雨雹，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，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？

蓋聞陰陽之氣，怒則薄而為風霆，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。方今歲且久旱，伏陰不興，壯陽剛燥，疑有不和而凝結者，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？不然，則喑嗚叱吒，使風馳霆擊，則侯之威靈暴矣哉！

【東齋記〈明道二年〉】

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，或曰齋，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，若於此而齋戒也，故曰齋。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，亦理小齋。河南雖赤縣，然征賦之民戶才七八千，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。人稀，土不膏腴，則少爭訟。幸而歲不大凶，亦無逋租。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，故未嘗憂吏責，而得優遊以嬉。應之又素病羸，宜其有以閑居而平心者也。

應之雖病，然力自為學，常曰：「我之疾，氣留而不行，血滯而流逆，故其病咳血。然每體之不康，則或取六經，百氏，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，愛其深博閎達、雄富偉麗之說，則必茫乎以思，暢乎以平，釋然不知疾之在體。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，少休，則探以覽焉。

夫世之善醫者，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，須其瞑眩而後瘳。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，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，真古之樂善者歟。傍有小池，竹樹環之，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，飲酒言笑，終日不倦。而某嘗從應之於此，因書於其壁。

【戕竹記】

洛最多竹，樊圃棋錯。包籜樹筍之贏，歲尚十數萬緡，坐安候利，寧肯為渭川下？然其治水庸，任土物，簡厲芟養，率須謹嚴。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，賓欲賞，輒腰輿以入，不問辟疆，恬無怪讓也。以是名其俗為好事。

壬申之秋，人吏率持鐮斧，亡公私誰何，且戕且桴，不竭不止。守都出令：有敢隱一毫為私，不與公上急病，服王官為慢，齒王民為悖。如是累日，地榛園禿，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，由是知其民之急上。

噫！古者伐山林，納材葦，惟是地物之美，必登王府，以經於用，不供謂之畔廢，不時謂之暴殄。今土宇廣斥，賦入委疊，上益篤儉，非有廣居盛囿之侈。縣官材用，顧不衍溢朽蠹，而一有非常，斂取無藝。意者營飾像廟遇差乎！《書》不云「不作無益害有益，」又曰「君子節用而愛人」。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，守官與道，不可以忽也。推類而廣之，則竹事猶末。

【養魚記】

折簷之前有隙地，方四五丈，直對非非堂，修竹環繞蔭映，未嘗植物，因洿以為池。不方不圓，任其地形；不甃不築，全其自然。縱鍤以浚之，汲井以盈之。湛乎汪洋，晶乎清明，微風而波，無波而平，若星若月，精彩下入。予偃息其上，潛形於毫芒；循漪沿岸，渺然有江潮千里之想。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。

乃求漁者之罟，市數十魚，童子養之乎其中。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，蓋活其小

者而棄其大者。怪而問之，且以是對。嗟乎！其童子無乃闇昏而無識矣乎！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，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，有若自足焉，感之而作養魚記。

【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〈景祐三年〉】

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，縣民李遷之所為也。遷之賈江湖，歲一賈，其入數千萬。遷之謀曰：夫民，力役以生者也，用力勞者其得厚，用力偷者其得薄。以其得之豐約，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，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慚焉。士非我匹，若工農則吾等也。夫琢磨煎煉，調筋柔革，此工之盡力也；斤鬬鋤夷，畎畝樹藝，此農之盡力也，然其所食皆不過其勞。今我則不然，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，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。遊嬉以浮於江湖，用力至逸以安，而得則過之，我有慚於彼焉。凡誠我契而不我欺，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逾，出入關市而不我虞，我何能焉，是皆在上而為政者有以庇我也。何以報焉？聞浮屠之為善，其法曰：「有能舍己之有以崇飾尊嚴，我則能陰相之，凡有所欲，皆如誌。」乃曰：盍用我之有所得，於此施以報焉，且為善也。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，又如其法，作釋迦佛、十八羅漢塑像皆備。凡用錢二十萬，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。

其秋，會予赴夷陵，自真州假其舟行。次潯陽，見買一石，礱而載於舟，問其所欲用之，因具言其所為，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。視其色，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。因善其以賈為生，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，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，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，皆可喜也，乃為之作記。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，皆不能道也。九月十六日記。

【遊儵亭記〈景祐五年〉】

禹之所治大水七，岷山導江，其一也。江出刑州，合沅、湘，合漢、沔，以輸之海。其為汪洋誕漫，蛟龍水物之所憑，負濤晦冥之變怪，壯哉！是為勇者之觀也。

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，勇而有大志。能讀前史，識其盛衰之跡，聽其言，豁如也。困於位卑，無所用以老，然其胸中亦已壯矣。

夫壯者之樂，非登崇高之丘，臨萬里之流，不足以為適。今吾兄家荊州，臨大江，舍汪洋誕漫，壯哉，勇者之所觀！而方規地為池，方不數丈，治亭其上，反以為樂，何哉？

蓋其擊壺而歌，解衣而飲，陶乎不以汪洋為大，不以方丈為局，則其心豈不浩然哉！

夫視富貴而不動，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，真勇者也。然則，水波之漣漪，游魚之上下，其為適也，與夫莊周所謂惠施遊於濠梁之樂何以異？烏用蛟魚變怪之為壯哉？故名其亭曰遊鯈亭。景祐五年四月二日，舟中記。

【淅川縣興化寺廊記〈明道二年〉】

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，總六十四間，匠者某人，用工之力凡若干，土木圬墁陶瓦鐵石之費、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。營而主其事者，僧延遇。延遇自言餘杭人，少棄父母，稱出家子。之鄆州，拜浮圖人，師其說。年十九，尚書祠部給牒稱僧，遂行四方。淳化三年，止此寺，得維摩院廢基築室，自為師，教弟子以居。居二十有三年，授弟子惠聰而老焉。又十八年，年七十有一矣，乃斂其衣盂之具所餘，示惠聰而歎曰：「吾生乾德之癸亥，明年而甲子一復，而又將甲焉。棄杭即淅四十有三歲，去填墓不哭其郊，聞吳不懷其土，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邪？吾惟浮圖之說，畏且信以忘其生，不知久乎此也。今老矣，凡吾之有衣食之餘，生無鄉閭宗族之賙，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，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？畢，吾無恨也。」於是庀工度材，營此廊。廊成，明道二年之某月也。

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，號法相寺。太平興國中，改曰興化，屋垣甚壯廣。由仁壽至明道，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，凡幾壞幾易，未嘗有誌刻，雖其始造之因，亦莫詳焉。至延遇為此役，始求誌之。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。惠聰自少師之，雖老，益堅不壞。又竭其所有，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。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，不知患不能果。此果於自信者也。年月日記。

【偃虹堤記〈慶曆六年〉】

有自岳陽至者，以滕侯之書、洞庭之圖來告曰：「願有所記。」予發書按圖，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，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，曰偃虹堤。問其作而名者，曰：「吾滕侯之所為也。」問其所以作之利害，曰：「洞庭天下之至險，而岳陽，荊、潭、黔、蜀四會之衝也。昔舟之往來湖中者，至無所寓，則皆泊南津，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，而又常有風波之恐，覆溺之虞。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，有事於州者，近而且無患。」問其大小之制，用人之力，曰：「長一千尺，高三十尺，厚加二尺，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，而不逾時以成。」問其始作之謀，曰：「州以事上轉運使，轉運使擇其

吏之能者行視可否，凡三反復，而又上於朝廷，決之三司，然後曰可，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。」曰：「此君子之作也，可以書矣。」

蓋慮於民也深，則其謀始也精，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。夫以百步之堤，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，惠其民而及於荊、潭、黔、蜀，凡往來湖中，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。且岳陽四會之衝，舟之來而止者，日凡有幾！使堤土石幸久不朽，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，可以數計哉？夫事不患於不成，而患於易壞。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，而繼者常至於殆廢。自古賢智之士，為其民捍患興利，其遺跡往往而在。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，則民到於今受其賜，天下豈有遺利乎？此滕侯之所以慮，而欲有紀於後也。

滕侯誌大材高，名聞當世。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，嘗顯用之。而功未及就，退守一州，無所用心，略施其餘，以利及物。夫慮熟謀審，力不勞而功倍，作事可以為後法，一宜書。不苟一時之譽，思為利於無窮，而告來者不以廢，二宜書。嶽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，皆欲為滕侯紀，三宜書。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，乃為之書。慶曆六年某月某日記。

【孫氏碑陰記〈皇祐三年〉】

皇祐三年夏，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、尚書吏部郎中為陝西都轉運使，道出南京，遇疾，留河上。予時往問之。元規疾少間，出其皇祖少師之銘，而謂予曰：「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。吾家世德，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。惟吾二家，皆為當世盛族，五代之亂，播於吳越而不顯，然其同祿仕，通婚姻，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。自吳越國除，衣冠之族皆北。予以不幸少孤，既壯而後祿養。其為御史諫官，以言事謫守處州，始得過故鄉，識其耆老，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。今十有五年而始獲於斯。自榮公之銘孫氏，三世百年，至於小子，幸承祖考忠義之訓，今得進被榮顯於朝廷而列於侍從。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，荷天之福，眉壽於家。惟吾二家之盛衰，與時治亂而上下，故屈於彼而伸於此。其世德遺文，由後有人，克保不墜，故晦於昔而顯於今。將刻銘於碑，表之墓隧，以昭示來世子孫，其以為如何？

予曰：嗚呼！為善之效無不報，然其遲速不必問也。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，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，其孫氏、杜氏之謂乎。刻之金石以遺二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善者，不亦宜哉！

【三琴記〈嘉祐七年〉】

吾家三琴，其一傳為張越琴，其一傳為樓則琴，其一傳為雷氏琴，其制作皆精而有法，然皆不知是否。要在其聲如何，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。琴麵皆有橫文如蛇腹，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，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，用以為驗爾。

其一金徽，其一石徽，其一玉徽。金徽者，張越琴也；石徽者，樓則琴也；玉徽者，雷氏琴也。金徽其聲暢而遠，石徽其聲清實而緩，玉徽其聲和而有餘。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，而餘兼有之，然惟石徽者，老人之所宜也。世人多用金玉蚌琴徽，此數物者，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，老人目昏，視徽難準，惟石無光，置之燭下黑白分明，故為老者之所宜也。

餘自少不喜鄭衛，獨愛琴聲，尤愛《小流水曲》。平生患難，南北奔馳，琴曲率皆廢忘，獨《流水》一曲夢寢不忘，今老矣，猶時時能作之。其他不過數小調弄，足以自娛。琴曲不必多學，要於自適；琴亦不必多藏，然業已有之，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。

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，以疾在告，學書，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。

【大明水記〈慶曆八年〉】

世傳陸羽《茶經》，其論水云：「山水上，江水次，井水下。」又云：「山水，乳泉、石池漫流者上。瀑湧湍漱勿食，食久，令人有頸疾。江水取去人遠者，井取汲多者。」其說止於此，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。至張又新為《煎茶水記》，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，又載羽為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。

今考二說，與羽《茶經》皆不合。羽謂山水上，乳泉、石池又上，江水次而井水下。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，惠山石泉為第二，虎丘石井第三，丹陽寺井第四，揚州大明寺井第五，而鬆江第六，淮水第七，與羽說皆相反。季卿所說二十水：廬山康王穀水第一，無錫惠山石泉第二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，扇子峽蛤蟆口水第四，虎丘寺井水第五，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，揚子江南零水第七，洪州西山瀑布第八，桐柏淮源第九，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，丹陽寺井第十一，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，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，武關西水第十五，鬆江水第十六，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，郴州圓泉第十八，嚴陵灘水第十九，雪水第二十。如蛤蟆口水、西山瀑布、天台千丈瀑布，羽皆戒人勿食，食之生疾，其餘江水居山水上，井水居江水上，皆與羽經相反。疑羽不當二說

以自異。使誠羽說，何足信也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？其述羽辨南零岸時，怪誕甚妄也。

水味有美惡而已，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，妄說也。故其為說，前後不同如此。然此井，為水之美者也。羽之論水，惡渟浸而喜泉源，故井取多汲者，江雖長，然眾水雜聚，故次山水。惟此說近物理云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